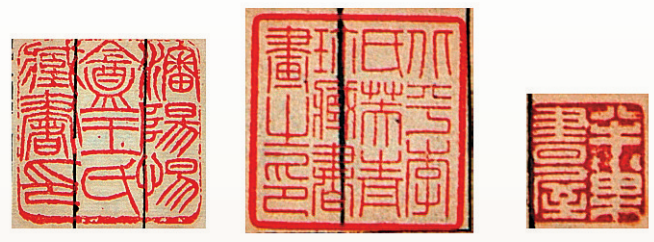
國博古籍藏書印趣談

徐建霞 文、圖

藏書印隨着藏書的興盛而流行起來。宋代皇室已有專門的收藏印鑒，宋徽宗趙佶在御府收集的書畫上加蓋「政和」、「宣和」收藏印。元朝皇室的藏書印為「翰林國史院官書」，明代內府的藏書印為「文淵閣印」，清代皇室的藏書印有「天祿琳琅」等。中國歷朝皇室都重視藏書，這使得民間藏書在明清時期興盛起來，在藏書上鈐蓋收藏印章成為藏書文化的一部分。

►（圖1）明正德九年刻《少微通鑒節要》封面



▲（圖3）三方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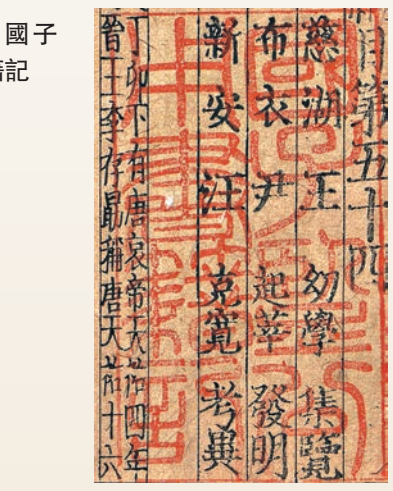
▲（圖2）廣運之寶

明帝賜書印「廣運之寶」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對圖書典籍十分重視，接收元朝皇室藏書，並將杭州西湖書院所藏宋朝國子監二十餘萬片書版運至南京國子監整理重印。朱元璋建立多個機構，如大本堂、弘文館、秘書監、文淵閣等來庋藏圖書。此外明內府還刻印了不少圖書。

館藏一部《少微通鑒節要》五十卷，四十冊，（宋）江贄撰，續編（明）張光啓撰。明正德九年（一五一四）內府刻本。半頁九行，行十五字，小字雙行同。四周雙邊，細黑口，單白魚尾。

書後空白頁墨筆題識（圖7）：「右吳



►（圖4）國子監公用書籍記

▲（圖5）箋註陶淵明集卷首印

►（圖6）箋註陶淵明集卷末印

藏書印是鑒定古籍版本的重要依據，可考查古籍的遞藏源流，同時名家的藏書印又讓古籍具有更高的收藏價值。

國家博物館圖書館藏有古籍善本約八百餘種，宋元刻本約六十餘種，明刻本約四百六十餘種，稿本、抄本、繪本約六十餘種。這些珍貴的古籍大部分鈐有藏書印，讓人們想起歷史上曾經擁有這些古籍的人們：倘若不是他們，這些珍貴的古籍是不會靜靜的躺在國博的文物庫房中，作爲國之瑰寶，世世代代流傳下去。現略舉幾例館藏古籍的藏書印，以饗讀者。

「廣運之寶」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對圖書典籍十分重視，接收元朝皇室藏書，並將杭州西湖書院所藏宋朝國子監二十餘萬片書版運至南京國子監整理重印。朱元璋建立多個機構，如大本堂、弘文館、秘書監、文淵閣等來庋藏圖書。此外明內府還刻印了不少圖書。

館藏一部《少微通鑒節要》五十卷，四十冊，（宋）江贄撰，續編（明）張光啓撰。明正德九年（一五一四）內府刻本。半頁九行，行十五字，小字雙行同。四周雙邊。四

周雙邊，黑口，雙黑魚尾。此書保持原包背裝（圖1），封面貼藍色雙欄長方籤，墨書「少微通鑒節要卷×之×」。書籤右側有藍色雙欄正方形籤，上面墨筆小字題寫本冊的具體內容，其上鈐「廣運之寶」的朱文方印（圖2）。書中亦鈐「潘陽惕庵王氏藏書印」朱文方印、「半巢書屋」白文方印、「北平李氏榮青珍藏書畫之印」朱文方印（圖3）。

「廣運之寶」是明代皇帝的璽印。《博物典匯・卷五・物用・璽節》中記載明代皇帝不同璽印的用處：

「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爲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詔赦用『皇帝之寶』。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信寶』。冊上尊號則用『尊賢之寶』。敕諭親上則用『親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封外夷及賜勞則用『天子行寶』。詔外夷調兵則用『天子信寶』。誥則用『制誥之寶』。勅則用『勅命之寶』。勅奬臣工則用『廣運之寶』。勅諭來朝官則用『敬天勤民之寶』。凡寶之用必請而後發。」

鈐蓋「廣運之寶」的圖書，是皇帝用於賞賜給大臣的。

「半巢書屋」爲李紹白的藏書印。「潘陽惕庵王氏藏書印」王樹翰的藏書印。王樹翰（一八八〇—一九五五），字維宙，又字惕庵，民國間長期擔任東北軍政要員，王氏中年以後喜藏書。

清代皇室藏書印

中國的文化能夠延綿流傳幾千年，與中國歷朝歷代重視教育密不可分。館藏一部《文公先生資治通鑒綱目》，存卷五十二至五十九，八冊。（宋）朱熹撰，尹起莘發明，（元）王幼學集覽，汪克寬考異。明初刻本。半頁十二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二十二字。卷首鈐有「國子監公用書籍記」朱文長方印（圖4）。國子監是明朝最高的學府，此書應是明朝政府用公款購買的圖書，作爲國子監的公用書籍，以供監生們暫時借閱，從形式上看，類似於我們當今的公共圖書館，起着傳播文化的作用。

清朝雖然是滿族人建立的，但是清朝皇帝非常注重漢族文化的吸收與保存。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年），清高宗將皇家藏書中的宋、元、明精品在乾清宮旁昭仁殿建立宮廷善本特藏「天祿琳琅」。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編撰成《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十卷，著錄圖書四百二十九部。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年），乾清宮大火，殃及昭仁殿，「天祿琳琅」藏書盡毀，太上皇乾隆帝痛心不已，乾清宮重建後，令臣下編定《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二十卷，收書六百六十四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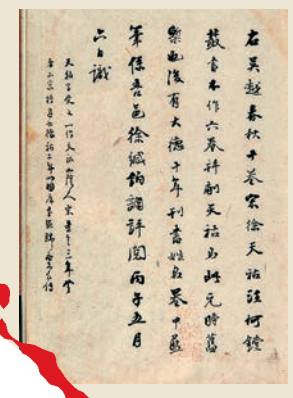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所收圖書每冊前後副頁鈐有「五福五代堂寶」或「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寶」、「八徵耄念之寶」和「太上皇帝之寶」三方印；每卷首頁上版框外鈐「天祿繼鑒」白文方印，版框上鈐有「乾隆御覽之寶」橢圓朱文印；每卷末頁板框上外鈐「天祿琳琅」朱方印，版框上鈐「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橢圓印。

館藏一部《箋註陶淵明集》，十卷。元翻宋巾箱本，半頁九行，行十六字，卷九、卷十半頁十五字，小字雙行同。左右雙邊，小黑口，雙對魚尾。版心上方記卷次，下記頁次。《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六著錄爲宋刻本。卷首扉頁和封底內側鈐「五福五代堂寶」朱文方印、「八徵耄念之寶」朱文方印、「太上皇帝之寶」朱文方印，每冊卷首鈐有「天祿繼鑒」白文方印、「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橢圓印（圖5），每冊末頁鈐有「天祿琳琅」朱文方印、「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橢圓印（圖6）。查閱帳本，此書一九七六年購於中國書店。

偽印「葉氏籀竹堂藏書」

館藏一部《吳越春秋》十卷，六冊，（漢）趙曄撰，（元）徐天祜音註。明嘉靖刻本。半頁九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四周雙邊，細黑口，單白魚尾。

書後空白頁墨筆題識（圖7）：「右吳越春秋十卷，宋徐天祜註，何鏜叢書只作六卷，並創天祜名，此元時舊槧也。後有大德十年刊書姓名，卷中藍筆係藏書家之冠。祁承㸁怕自己死後藏書散失，特爲子孫訂立了《澹生堂藏書約》，並將藏書銘刻成印，鈐蓋在藏書上。但是明末戰亂，澹生堂的藏書在一六四五年前後逐漸散失。



►（圖7）吳越春秋卷末題識

▲（圖8）葉氏籀竹堂藏書

▲（圖9）澹生堂印

►（圖10）晚邨

►（圖11）南陽講習堂

非方非圓異形印

藏書印以方形或圓形爲多見，但也有藏書家的藏書印非方非圓，爲異形藏書印。館藏《國語》一部，二十一卷，七冊，明萬曆張一鯤刻本，半頁九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白口。首卷鈐「晚邨」朱文葫蘆形藏書印（圖10），其下鈐有「南陽講習堂」朱文方印（圖11）。這兩方印均是呂留良的藏書印。

呂留良（一六二九—一六八三），又名光綸，字莊生、用晦，號晚邨，浙江崇德人，不滿於明朝的內外交困，慨然有濟世之志。十六歲時，明朝滅亡，他積極開展復明活動。失敗後，居家講學。入清以後，康熙年間，他多次被薦舉，皆不應召。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病逝，終年五十五歲。著有《倀倀集》、《東莊吟稿》等。呂留良是清初程朱理學的忠實信仰者，根據朱子之義理，闡揚民族思想，反對滿族人的統治。雍正年間，靖州諸生曾靜讀到呂留良的遺文，非常喜歡，並決心推翻清朝統治，恢復漢人的天下。他投書川陝總督岳鍾麒，鼓動其利用手中的兵權造反。岳鍾麒將此事上報雍正帝，雍正帝利用此事打擊反清思想。於是呂留良本人被開棺戮屍，他的兒子被殺，子孫被流放，曾經爲呂留良建祠、刻書和私藏呂留良著作的人，一律論死，株連甚廣。歷史上稱之爲「呂留良文字獄」。呂留良的文字著作也被禁毀。國家博物館藏這部《國語》爲呂留良藏書，躲過了雍正文字獄的洗劫，流傳下來，彌足珍貴，對於研究呂留良的思想有較高的價值。

書中還鈐有一方印，印文是「仲魚圖像」，其下是一位留着長鬍鬚，戴一頂帽子的老者畫像。這必定是藏書家本人，將自己影像刻成藏書印，鈐蓋在書上，足見藏書家對藏書的喜愛程度（圖12）。人像印上方另鈐有「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朱文方印（圖13），這兩方印均是陳鱣的藏書印。陳鱣（一七五三—一八一七），清代藏書家，字仲魚，號簡莊，浙江海甯人，嘉慶三年（一七九八）舉人。晚年建有藏書樓「向山閣」，藏書十萬卷，多宋元刻本和清代罕見之書。陳鱣去世後，其藏書不久就散去了。

▲（圖12）仲魚圖像

▲（圖13）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

隨着電子技術的發展，許多人開始閱讀電子書，目前刻本圖書已經淡出了我們的閱讀視線，也許在不久的將來，紙本圖書也會淡出我們的閱讀生活，那麼隨藏書而興起的藏書印文化也許只能在圖書館和博物館才能欣賞到。但是，我相信無論文化以何種形式傳播，中國的官方和歷代的知識分子都在不遺餘力的保存並傳承中國文化，過去是，將來更會是。

（作者為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員）

▲掃描QR Code，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藏品資訊